

塞王突破写作瓶颈的最佳方式 在于参与真实的社会生活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图/受访者提供

十五年前,如果有人说文塞王的写作是底层写作、是打工文学,她会有点愤怒地回答:“你才是打工文学!”2020年春,塞王却主

动应聘东莞一家电子工厂,并把在一线“卧底”近两个月的经历写成散文《无尘车间》。作品在天涯杂志发表后,引发热议。近日,又传

来了塞王的《沉默、坚硬,还有悲伤》获第三届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实力奖的消息。这位颇有个性化的女作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黑色鸭舌帽,宽松的灰色T恤,阔腿深蓝色牛仔褲。在羊城晚报记者的眼中,塞王的衣着如同她的文字,坦荡,真实,随性。



到工厂去,让血液重新滚烫起来

羊城晚报:作为作家,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么深入地体验打工人的生活?

塞王:说到东莞作家,大家都会想到打工文学。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一个东莞作家,居然没有流水线工作的经历。而且我感觉,打工文学自涌现了郑小琼、王十月等人后,十几年来很少再见到很优秀的作家作品。去年疫情期间,我陆续读了几部新的打工文学作品,却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打工文学写作的视角、内容、情感居然跟十几年前几乎一模一样。这样的作品无法打动我。

东莞打工文学是一座富矿,但是在我看来,目前只开掘了三分之一不到,还有大量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写。

羊城晚报:您在文中提到,深入工厂一线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感觉自己写作遇到瓶颈,情感陷入麻木状态?

塞王:我的麻木表现在哪里呢?不仅是那些作品无法打动我,而且看到一些人悲惨的遭遇、亲人的痛哭也没有触动我,看到空前的森林火灾新闻,也没什么感觉……这种状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意味着她“可以去死了”。没有情感的作家怎么能写作?如果越不过这个坎的话,就再也写不出新的作品。

我写作的初衷,是堆积在心中的情感驱使我不得不写。但是这几年我写了很多不痛不痒的东西,只是点卯一般让大家都知道塞王还在写。正好当时单位改制,我就趁这个机会出去了。我希望通过真正地身在其中,唤醒麻木的情感,让血液重新滚烫起来。这对我的写作生涯来说也是一次冒险。

所以对于一些写作陷入瓶颈的作家,我觉得最好的途径就是参与真实的社会生活,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这个环境里,他们也有自己的智慧与喜乐

羊城晚报:那您笔下的打工文学跟其他人有何不同?

塞王:首先我介入的视角,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进入流水线作业,而不是私人的视角。流水线上的命运不是我的命运,我随时可以走。所以我能用相对客观的视角,去观察这个群体、这份职业。正因为陌生,所以我看见了很多其他写作者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工作环境,很多打工文学都忽略了,上来就写人与人之间的故事、矛盾,但我没有。我写做的产品叫什么,是怎么做出来的,打工的具体环境和产品的流程、工序……都写得清清楚楚,所有人物间矛盾的推进也都跟工作有关。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和压迫

是显而易见的。

在无尘车间,你穿着无尘服,本来的就是一个极其压抑的状态,看不见每个人的脸,每个人都是一个粗放潦草的轮廓,没有名字,只有工号,没有性格。

所以我觉得对环境的描述非常重要,这对打工文学来说是一种内容的拓展,也是我这篇文章的重要贡献之一。

羊城晚报:但你笔下的工人形象都非常鲜活。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和深入相处,你眼中的打工者是什么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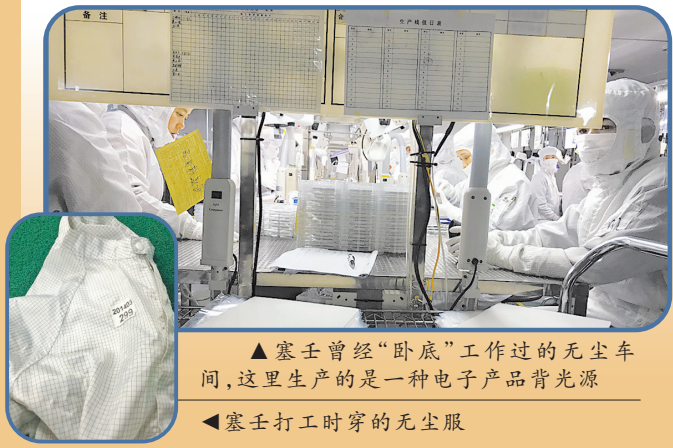
塞王:人们总是用同情悲悯的眼光看这个群体,但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这群人会一直处于痛苦悲伤的状态。每个人都想快乐地活着,他们有自己的喜乐。

在他们的生活中,九点钟下班,一人一瓶啤酒,慢慢走回宿舍,喝了酒后聊天吹牛,“撩撩”妹子,或者去打麻将。

很多工人以前都做过农活,风吹日晒雨淋,什么重活都做过。对他们来说,在有空调的厂里干活,并不是特别辛苦的事,而且一个月能拿四五千块,比在家干农活强多了。还有工人为了省钱,一辈子都没有吃过小炒的窗口,只吃免费的饭菜。

现在很多人都在抱怨996,但工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得加班?加班才有更多的钱:平时工作10元钱一个小时,工作日加班15元钱一个小时,周末加班20元钱一个小时,国家规定的节假日是三倍工资……所以谁都想加班赚钱。

我在工厂里面听管理员工说,中国的工人是全世界了不起的工人,最优质的工人。比如按照标准操作,完成这一个产品的标准时间如果是5秒,但是中国工人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熟练程度可以缩短到3.5秒。那么这个工人在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的间隙,还有点时间“摸鱼”休息。这就是他自己赚来的,也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塞王曾经“卧底”工作过的无尘车间,这里生产的是一种电子产品背光源

▲塞王打工时穿无尘服

我可能不会当类型作家,写作比钱重要多了

羊城晚报:你最初是怎么走上写作这条路的?

塞王:我做了很多年的媒体代理人,当时的平面媒体竞争非常激烈。2004年,我一个人在深圳又没有朋友,晚上就开始在各个论坛用散文的形式发帖子。当时在天涯论坛上,我发的每一篇帖子几乎都会被首页推荐,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后来也陆续在各个杂志刊物上发表作品。2008年,我写的散文《转身》,获《人民文学》年度散文奖。

写作之路的顺利让我直接放弃了创业,其实我之前还是想创业赚钱,但是文学带来的巨大荣誉感淹没了一切,已经不再想赚钱那些事。

羊城晚报:作为一个湖北人,你是怎么来广东东莞定居,而且一住就是十几年的?

塞王:我是南漂,广州、深圳,包括佛山、东莞,然后我还去了福州半年,就这样漂来漂去。2009年,东莞长安镇一个文学机构让我过来,希望我能带动当地的写作氛围,我就到长安镇图书馆上班了。虽然工资不高,但很安稳,我再也不用为基本的生计烦恼,可以安安静静地写作,这一写十几年就过去了。

羊城晚报:你是在网络上走出来的,后来也有很多作家写网络文学赚了很多钱,为什么你却一直走纯文学道路?

塞王:我可能永远不会选择做类型作家。我写作是因为个人内心的诉求,而不是写一个跟我无关的故事。文学,对我来说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抒发内心情感的有效渠道。

写作,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影响我喜怒哀乐的,发财不是。正因为这样,我不可能为了发表或者拿奖而去走后门送礼什么的。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我把写作看得比钱重要多了。

撕开现实事件,让更多的社会元素融进来

羊城晚报:你的散文主观视角鲜明,这些以“我”为主角的散文都是源自个人的真实经历吗?

塞王:散文有个特点,就是不太以第三人称去切入,以“我”的视角写起来更顺畅,情感也容易代入。所有我会把一些别人经历的事情也转换为“我”的视角,但是转换后不代表我在虚构,因为情感和事情都是真实的。

当你不断参与现实社会,就永远不会有枯竭的一天。“我”是谁?我是众生,我是泛我,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我”。不管是写作还是进入文本,都不要被人称视角所限制,如果你无法突破,那写作就会窄化。

羊城晚报:不到两个月时间里,你积累了如此丰富的素材,这么多细节是怎么记下来的,又如何转化为文学语言呢?

塞王:平时会训练自己的。我跟郑小琼是多年好友,经常交流写作经验。像郑小琼写日落的诗,会面对同一个场景写十几首,从不同的视角去创作。我有时候出门,去银行排队,回来我就会把排队的场景写下来,都有哪些人,穿的衣服,什么神态等,在两三百字的篇幅里写清楚。

不是你看见的素材越多写得就越好,现实的真实需要转化为文学的真实。真实的真实,有时无法起到那种艺术效果,所以我会把现实事件重新拆解,把它

们撕开,让社会上各种因素都融进来,这样的写作才更有广度和深度,也能体现出更多繁杂丰富的细节和人性。

在转换的同时,我不需要滤镜,而是充分尊重事件本身,追求文字的坦荡真实。因为滤镜会干扰一个人的思考,也会遮蔽周边最重要的东西,读来也很难打动人心。

什么时候需要滤镜呢?当事件本身太糟糕的时候,我会用善意和悲悯的滤镜去美化现实,但是这并不等于在美化和遮蔽。这就像鲁迅在夏瑜坟上凭空添上的一个花环,文学应该给人希望和慰藉。

羊城晚报:接下来你的写作有什么具体规划?

塞王:接下来我准备写日记(编者注:即以日记为单位,当天收工后即结算工资的打工形式)这个群体,跟《无尘车间》一起合成一部非虚构长篇,已经跟出版社签约。

但其实这些都只是相对单一的门类,可以说只是冰山一角,打工文学还有非常丰富的写作资源。我还想进入不同工种的一线去观察,比如鞋厂、玩具厂、五金模具厂、塑胶厂等……只有深度参与,才能接触到更多的人和事,才能观察得更细致。还有更多内容,比如零零后打工群体是什么样的,工人的两性关系等……这些都很耐人寻味,有机会我都想写一写。

那段“朋友即家人”的岁月

2019年,制作人玛塔·考夫曼、大卫·克莱恩、凯文·布莱特在参加翠贝卡电影节时回忆了创作《老友记》的经历:1993年,三人成立“布莱特·考夫曼·克莱恩”影视公司,计划和华纳兄弟联合制作一部喜剧,经过反复打磨后,众人决定拍一个聚焦都市青年友情观、爱情观的故事。布莱特还指出,“复杂的两性关系”和“亲密关系的相处尺度”是这部情景喜剧的两条隐性线索。

在《老友记重聚特辑》中,大卫·克莱恩回忆道:“我跟玛塔二十几岁时住在纽约,有一群情感紧密的朋友,我们觉得那段经历可拍成一部电视剧。”玛塔·考夫曼补充道:“二十几岁时的我们,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寻找真爱。我们从亲朋好友身上汲取灵感,例如,钱德勒就是以我朋友的名字命名的。”大卫提到《老友记》的独特性:“我们想打造一出真正的群戏,而非一位主角与一群朋友的故事。重点就在于这群朋

友,每个人的故事都平均着墨。一句话概述本剧,就是‘朋友即家人’的那段岁月。”

《老友记》的第一集堪称经典,戏剧冲突极强:落魄新娘瑞秋来到中央公园咖啡馆寻找老同学莫妮卡。莫妮卡的哥哥罗斯刚刚离婚,而他从小暗恋的人正是瑞秋。瑞秋在莫妮卡家住了下来,决定告别从前优裕的生活独立养活自己。之后的十年,瑞秋、莫妮卡、菲比、钱德勒、乔伊、罗斯等六人,相互见证了对方的人生第一份工作,第一段正经恋情,第一次为人父母等。

特辑中最大的爆点当属一段“陈年地下情”公之于众:出演罗斯的大卫·休默和出演瑞秋的钱德勒承认他们在拍摄头两季的过程中曾有过相互倾慕的时光,但两人因为当时各自有交往对象,没有真正走到一起。大卫·休默说:“我们不曾越线,也彼此尊重这一点。”钱德勒·安妮斯顿说:“我们把彼此的欣赏和爱慕,转移到了罗斯和瑞秋身上。”

《老友记》时隔17年再播特辑,爱优腾同步上线

原来瑞秋和罗斯真的爱过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5月27日,《老友记重聚特辑》

登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美国经典喜剧《老友记》的六位主演詹妮弗·安妮斯顿、柯特妮·考克斯、丽莎·库卓、大卫·休默、马特·勒布朗、马修·派瑞在剧集完结17年后再度聚首,重温旧事,分享人生。该剧的执行制作人玛塔·考夫曼、大卫·克莱恩、凯文·布莱特也分享了发掘六位演员的经过。截至记者发稿时,这段104分钟的特辑节目的豆瓣评分高达9.5分。



六位主演都已年过半百

六位主演被改变的人生

2018年,英国《镜报》刊登的关于《老友记》,你不知道的20件事一文称,1994年该剧第一季开播时,六位主演的片酬为每集2.25万美元,到了2004年的第十季,每人的片酬涨至每集100万美元。当时籍籍无名的六位主演,在第一季播出后便名声大噪。《老友记》彻底改变了这六位主演的命运。

在《老友记重聚特辑》中,三位制作人揭秘了27年前的选角经过。他们最先定下的是饰演罗斯的大卫·休默。大卫·克莱恩说:“我们试图接洽大卫,但当时他因为在另一部剧中的不愉快经历已离开了电视剧圈并搬回芝加哥,只在剧场演戏。我们恳求他‘这角色为

你而写’并向他保证,这次一定不一样。他答应演出了。”第二个定下的是饰演菲比的丽莎·库卓,玛塔·考夫曼称赞道:“丽莎表现得很完美。她不仅达到了我们的期望,还将素材升华了。”饰演乔伊的马特·勒布朗让玛塔·考夫曼印象深刻:“他来试镜的时候,口袋只有11美元。”

有意思的是,原本制作人想找柯特妮·考克斯演瑞秋,但考克斯却认为自己性格适合演莫妮卡,最终一拍即合。最难找的两个角色是钱德勒和瑞秋。大卫·克莱恩说:“我以为谈笑风生的钱德勒是最容易找到的人选,结果,试镜的演员一个接一个演,全都不好笑。最终我们锁定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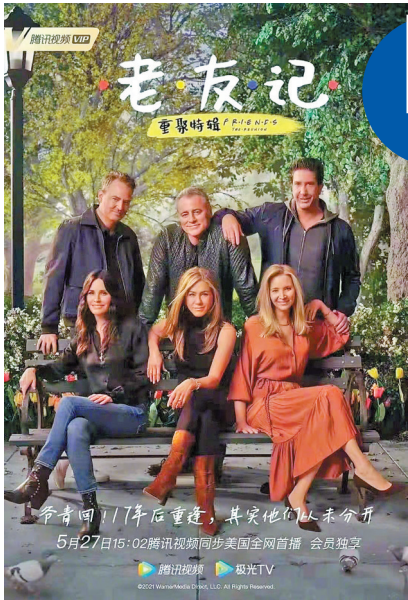
修·派瑞,他诠释台词充满活力,并将之变成自己的风格,还有许多喜剧表演技巧。”瑞秋一角是最后选角的,大卫·克莱恩解释:“这个角色极其自私,以自我为中心,还被宠坏。选错人,大家就会讨厌她。”他们最终选中了詹妮弗·安妮斯顿,凯文·布莱特说:“詹妮弗有热情、真挚、不虚伪的特质,她能让你坦然接纳瑞秋做的荒唐事。”当时,马修·派瑞和詹妮弗·安妮斯顿都有其他片约在身,最终两人克服万难进入了《老友记》剧组。

《老友记》结束后多年,六位主演境遇各不相同。安妮斯顿的“美国甜心”形象依然颇受欢迎,她还凭借《早间新闻》提名金球

奖剧集类最佳女主角。勒布朗不仅主演了《老友记》的衍生剧《乔伊》,还出演另一部热门行业剧《戏里戏外》并获得金球奖最佳男主角。库卓这些年的作品不少,但大多数都是配角。考克斯之后的代表作是《惊声尖叫》系列和《熟女镇》。休默在《老友记》后期曾出演了《兄弟连》,近年参演过《美国犯罪故事》等剧集。而派瑞多年来一直受药物和酗酒困扰,接受治疗后也发挥自己擅长的幕后编导功力,2015年打造出自己的代表剧集《天生冤家》。



好久不见,老朋友



《老友记重聚特辑》海报